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一月十一日創刊　第二〇六五號　今日出版一大張



我湘北追擊部隊 進攻澧縣安鄉南縣

臨澧以西石門以南敵寇肅清

（中央社訊）據軍委會十五日發表戰訊：我各路追擊部隊於十四日分別攻抵澧縣、安鄉、南縣各城郊附近地區，正對各城垣發動攻擊。臨澧以西和石門以南地區殘敵，已被我掃蕩肅淨，臨澧以北之間地區，殘敵在我分別圍擊中。

（中央社沅陵十五日電）一、我軍一部於克臨澧後，續向澧縣追擊，已逼近七里埠。二、我另一部由雜家灘向津市猛烈追擊。

（中央社沅陵十五日電）[illegible]以北地區殘敵，經我大軍啣尾追擊，死傷慘重，十一日起向合口潰退，殘餘圖向石門方向逃命，又爲我由石門南下部隊迎頭夾擊，改向東北方向狼狽竄逃。

（中央社訊）據軍委會十五日發表戰訊：我空軍十五日飛公安澧縣一帶協助我地面部隊的追擊戰，對官家河（澧縣東北十二公里）王家廠（新安北二十公里）、東岳廟（公安西南二十公里）等處殘敵，都分別予以掃射，殲滅甚多。沙市與澧縣之間，敵運輸船隻五十餘艘，遭我機襲擊，損失甚重，我機於任務完成後，都安全返防。

（中央社桂林十五日電）據美新聞處十五日訊：據中緬美軍在華總部（一五九）公報說：美航空隊和中美空軍混合大隊十三日襲擊洞庭湖區公安和澧縣，所投彈盡落於目標區，引起大火及爆炸，[illegible]

聯合國貨幣會議 明年一月在美舉行

預料要討論設立聯合國銀行和國際平準基金機關，規定資金價值單位等問題。

（中央社華盛頓十四日專電）據美國財政部官吏告中央社記者說：聯合國第一次貨幣會議，將於明年一月間在華盛頓舉行，但日期還沒有完全確定。[illegible]

陪都耶誕節 將慰勞空軍

（中央社訊）[illegible]

我國訪英團 到英國各地參觀

英報表示歡迎，很注意戰後對華投資和貿易。

（中央社倫敦通訊自十四日電）[illegible]

敵偽加緊收括 華中糧食棉紗遭殃

滬敵大量收買美金儲蓄券

（屯溪通訊）[illegible]

大家熱淚交流 桂林中小學校學生 慰問保育院難童

寧院長把善意的輿論當做「攻擊」，桂林力報表示感慨。

（桂林通訊）[illegible]

漢奸該死！ 郎溪殺掉一個

（中央社皖南某地十五日電）[illegible]

日寇吸我們的血

假借名義大量抽取血液，上海千多個青年受騙。

（屯溪通訊）[illegible]

盟機轟炸加斯瑪塔

太平洋最猛烈的一次襲擊

藍議塞說：航空母艦在太平洋上的成就，革新了海軍戰略思想。

（中央社訊）[illegible]

社論 使知識服務于民主

本月十日莫斯科塔斯社電報導了蘇聯科學院舉行全體大會的消息，十二日，中央社據美國新聞處紐約專電，記述「『各界領袖參加第四十二屆諾貝爾獎金授獎典禮中舉行的國際論壇會』的盛況。在前一個大會，蘇聯科學院院長科馬羅夫氏以「我們對世界史上最偉大的事業貢獻了我們的一分力量」爲「蘇聯知識份子的光榮」，提出了「增加對前線的援助，使科學家爲自由與民主的偉大理想而服務」的口號，號召全國科學家「爲從速與澈底打垮法西斯惡棍而動員」；從後一個專電的報告，使我們知道法西斯統治下的歐洲已經沒有科學，沒有文化，沒有藝術，差不多所有的科學家、學者、藝術家們都已經逃到美國，並且「均曾以其智力貢獻於美國生產工作，以促成擊潰德國」。這兩個消息使我們更深刻地認識了人類最偉大的科學與文化祇有在自由與民主的土地上才能發展與繁榮，科學、學術、藝術工作者也祇有和人民站在一起的時候，才能爲自由與民主的偉大理想服務，而對人類最偉大的事業竭盡自己的力量。抗戰七年，我國知識人無疑地也曾把他們的智力貢獻於祖國，對前方的援助盡了相當的責任，但是和我們盟邦科學家們輝煌的業績比擬起來，我們也不免有許多的感慨。

如十四日本報四版「試看頭腦的方向」一文所述，據「科學知識」雜誌二卷三四期報導，我國科學界近兩年來「發明」事業，在六十七項記載中，有關重工業者五項，直接有關國防的祇有二項。這是一件值得警惕與深思的事情。我們不必諱言中國還沒有重工業乃至軍火工業的基礎，但在苦戰七年，國脈存亡斷續之交，什麼使我們科學家的智力不能集注於戰爭？什麼使我們全民族的文與藝術的力量不能點滴匯流於「世界史中最偉大的事業」？西諺「必要爲發明之母」，難道在這樣慘烈長期的正義戰爭，還不曾促使我們的科學家、文化工作者們把他們的全智全能集注於反法西斯的戰爭，集注於解除法西斯殘害的人民大衆之痛苦的事業？在此，我們以爲科學以服務於最大多數的人民爲本義，脫離了這個立場（逆檢），歌頌「權力」的「世訓」，就表示了科學精神的破產，將知識當作「特權」，把自己安置在人民大衆之外，以「純」科學「純」藝術來炫耀，也是不可恕的對民族解放戰爭的怠慢。人民是力量的源泉，人民是正義的指標，一切爲人民，一切爲人民的利益，使知識服務於人民，中國知識人的當前任務，應該是：集注我們的智力於民主中國的創造！

更正　[illegible]

外國記者提出問題 對物價有何新方案？

（中央社訊）外國記者招待會，十五日下午三時[illegible]

將士要寒衣

毛紡織廠捐了三千件

（中央社訊）[illegible]

國民黨中宣部 明日招待記者

（中央社訊）[illegible]

工礦調整處 分設四個辦事處

專員辦事處也在各地設立

（本報訊）[illegible]

要聞簡報

[illegible]

韶關短訊

[illegible]

伊朗內閣總辭職

（中央社[illegible]）[illegible]

桂林戲劇界發起 西南戲劇工作者大會

定明年二月十五日舉行，定期兩個月，同時開戲劇展覽會，並由各單位演劇。

（桂林通訊）[illegible]

基洛夫格勒繼續會戰

馬林以南蘇軍撤出拉多密希爾

（塔斯社莫斯科十四日電）蘇聯情報部十四日晚間公報：烏克蘭第二戰線的軍隊，繼續展開攻勢，進行頑強會戰的結果，十四日克復契爾卡賽城市——聶伯河右岸上德軍重要的抵抗中心。在克里門楚格以西，繼續攻勢，收復若干住民區。向基洛夫格勒方向，我軍苦戰，收復若干住民區。馬林以南我軍擊退敵步兵和坦克的進犯，使敵軍在人員和設備方面都受嚴重損失。在馬林以南，我軍撤出拉多密希爾。在其他各戰線，進行搜索活動，以及大砲和迫擊砲戰。十三日，我軍在各路戰線擊毀和打下敵機十四架。

（中央社莫斯科十五日路透電）蘇聯游擊隊、突擊部隊，坦克和步兵先頭部隊，發動「立體」攻勢，終將契爾卡西攻陷，在昨後晨城被包圍以前，巷戰已進行四天。

（中央社莫斯科十四日合眾電）契爾卡西的克復，已使蘇軍突破德軍抗擊的交通網，並使南烏克蘭全線有迅潰的可能，而使聶伯河曲劇烈的戰爭，進入最後階段。瓦圖丁將軍現在馬林以南，漸獲主動地位。官方宣佈克里門楚格以西和向南烏克蘭的工業城市基洛夫格勒區域的抄襲，也有新收穫。

南國反法西斯人民會議

電全斯拉夫委員會致意

艾登正式表示：英國決盡力援助解放軍，我們對積極抗敵的都給以援助。

（塔斯社莫斯科十四日電）全斯拉夫委員會，接到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大會主席團的來電如下：

「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大會代表，在第二屆會議中業首一致，向全斯拉夫委員會致敬兄弟的軍事的質問。在反對人類不共戴天的敵人——德國法西斯帝國主義者——而進行鬥爭中，我國的各族人民，始終忠實於斯拉夫民族團結的事業。我們對於全斯拉夫委員會給予我們祖國的援助，表示我們親切兄弟的感激，我們祖國的兒女們，以自我犧牲的精神，爲正義事業而戰。我們熱望：各族人民將來在爲業國取得的勝利——平等的，民主的，聯邦的南斯拉夫而鬥爭中，也必將對他國法西斯主義鬥爭中，有你們做忠實的朋友。全斯拉夫兄弟的團結萬歲！全斯拉夫委員會萬歲！」

（英新聞處倫敦十四日電）艾登今天在下院報告中說：「我們正盡力把軍火供給南斯拉夫鐵托將軍部下的游擊隊，並且以一切可能的方法支助他們。……」

（中央社倫敦十四日路透電）艾登外相在下院說：……

南國京城以南激戰

解放軍殲敵一千多

（路透社倫敦十四日電）自由南斯拉夫人民解放軍的公報說：「……」

歐洲之火

本報特譯

南臨時政府代表

押解米海洛維奇

（中央社倫敦十四日合眾電）最近成立的南斯拉夫臨時政府，近由駐倫敦代表，再對米海洛維奇和流亡政府人士，進行抨擊。……

讀者園地

我是在受着怎樣的教育

倫敦提克官方人士說：

貝奈斯將訪戴高樂

或有締結法捷協定的可能

莫洛托夫接見貝奈斯

斯城的劍

答贈英王

巴頓訪中東

視察軍略地區

英軍火生產

十月比前增加

拉脫維亞人民

選舉代表大會

西康近訊

土外長報告

意境第八軍

改善莫羅河陣地

加拿大蒙城

曾一度罷工

學生副食費

將增四十五元

徵調醫師

市聞一束

機製軋鋼價格

廠家呈請提高

五工業團體座談會

繼續討論工商法令

分類列舉阻礙民營工業發展的許多條文，請立法當局考慮。

短評

應當再作估價

新華副刊

柴門霍夫的理想

屈嘉

柴門霍夫，他是世界語的創始人，他自己說他的思想是「人類一份子主義」。生於一八五九，死於一九一七。一九〇六，舉行第二次的萬國世界語大會的時候，他說過：

「……無色彩的官吏們的管制，對我會減其尤的鎖鍊。我所從來的國家，那裏有着好幾百萬人民正在爲着自由，爲着最起碼的人的自由，權利，在作劇苦的鬥爭」。

「除了純粹的政治鬥爭外，那裏還可看到種族與種族之間更狂暴的鬥爭。那裏爲着政治的鬥爭，每天犧牲着多數的生命；爲着種族的鬥爭，每天犧牲更多數的生命。高加索……的情形可怕，西伯利亞的情形更其可怕」。

「一群可憎的罪行者，他們用盡各種最無恥最可惡的方法，大批的散佈經常的謊話，用盡心機……，在一個種族與另一個種族之間造出可怕的仇恨」。

柴門霍夫既然曾企圖不把語言與宗教扯在一起，而提出了一個種族的問題來。柴門霍夫厭惡着種族仇恨，他又遭遇人類在鎖。可是，這種究竟有什麼與政治分開的事情呢？

柴門霍夫所厭惡的種族仇恨，在沙皇的專制統治下特別殘酷，而到了今天，更爲法西斯的黑暗統治所有意地培養。而他所擁護的人類正義，就是我們今天在反法西斯的血戰中爭取的民主和正義！

希臘到處是廢墟，也就是柴門霍夫的故土。他的族人被拘幾年，至今尚沒見有解放的消息。

似乎在擬冤的身影所遍佈的地方，我們看到了柴門霍夫的臉上現出憤恨。假如他還在，他也許會相信，他的希望崇高的人類理想的文字，將和爭民主的實際政治鬥爭分離開來，並說會成爲空洞的東西。一切繼承柴門霍夫的理想的世界語者，在今天，是斷然無疑地把他們的生命和他的文字在一起，去獻給反法西斯的爭民主的鬥爭——法西斯勢力作垂死鬥爭，今天假如不徹底的勝利，「人類成爲一家」的理想是永遠不能實現的。

語言裏的民主問題

——爲世界語創造五十六週年紀念——

亦人

當全世界反法西斯專利的前夕，語言裏的民主問題也是值得注意的。站在國際民主與民族解放的立場上，這也是一個很重大的問題，雖然它常常爲一般人所忽視。

我們不必遠徵，但從近代史裏國際上、民族間以及某些國家內部所表現的語言的帝國主義性和獨占性來看，就可以明白。隨着十九世紀西歐資本主義勢力的傳播，某些語言在國際上造成獨占的優勢，而帝國主義在殖民地裏的語言侵略正如其在政治上經濟上一樣的殘酷。殖民地的民族語言不僅不能發展，反而因帝國主義語言侵略的壓迫而沒落傾倒下去。日本帝國主義者對於我們的東北及其他淪陷區域裏所施的政策就是如此。在這些地區，我們的國語不但不能發展，而且在被強迫地去忘卻，處處儘可能少使用。同樣，在許多國家的民族語範圍之內，又因封建勢力和階層的區分，限制了民族語言的發展。今我們自己來說，無可諱言的歷史上就有這類事實。語言文字總是爲那些治國平天下的貴族士大夫們所專用，而平民的語言（只是簡單的語言）和士大夫習用的語言文字竟是隔着一道鴻溝，用士大夫的語言文字寫出來的經賢傳都是和老百姓無緣的。像這類的愚民政策，尤其在殖民地落後的國家仍然很有勢力。所以語言的不平等是和政治經濟勢力以及階層的區分是密不可分的。

今天語言的危機是空前的。在法西斯蹂躪下的歐大陸區，在淪陷區都有這種威脅。（審檢）我們幾乎占着全國之半數的人口正在受着敵人語言的壓迫。我們已經看到日本的幾十年來要使朝鮮人……，而在我們中……所通用的……語……。所以我們必須提出民主問題，……侵略和獨占，我們提出民族之間的使用……輔助語的提出，……促成民族文化……，那是徹底的……革命後所實行的語言……了民族文化，……

新經立了許多落後民族的語言文字。這爲語言的民主政策之成功未始不是蘇聯今天能在幾十個民族中建立起一個堅強力量去抵禦外敵的原因之一。這就是我們要仿効的，在抗戰中間我們不僅要提高各少數民族的政治與經濟地位，同時也要發展它們的固有語言，（審檢）對於國語要（審檢）使它儘量大眾化，只有全民族各階層的語言都發展、普及、進步，然後統一了，我們才能算得到完全的解放。

正如上面所說，如果不能擊破帝國主義語言的侵略，民族語言是難以發展的。即使在知識上的要求，我們也要力爭這語言上的民主。幾十年來的外國語教育（審檢）是加在青年學子身上無限的擔負，雖然在吸收外來文化上，有不少供獻，然而太過於偏重，也……

……道路是國際語的道路（自然是慢慢的來），而不是任何一種有勢力的語言左右一切。

在此，在各種國際語……獲得到勝利了的世界語（Esperanto）必然將發展而且擴大。

柴門霍夫的世界語完全是以民主精神出發以民主合理方法創造的。在它誕生五十六年的歷史中，曾經爲全世界所有的國家、民族所使用，證實了它是唯一可以作爲各民族相互間應用的國際輔助語。不幸的是在它的生長時代，正當侵略的帝國主義者語言瘋狂的占着優勢，這使它的發展，大受阻礙。並且，不義的戰爭——完全和世界語本質相反的東西——特務們像對一切進步勢力一樣想消滅它，撲殺它，而它卻必然不斷的在全世界期待民主的人民中間生長着。這就是它的社會存在的根源。

人類的文化永遠隨着人類的生活向前進的。國際生活範圍的擴大，和民族生活的進展時更促進我們的語言生活的開展。國際生活與民族生活是我們生活裏的兩面，而民族語的建設和國際語的發展也便成爲兩位一體的東西。因爲要使民族語的完全獨立只有依靠國際語的發展才有保障。而國際語的建設也只有在民族生活裏吸取民族語的豐富內容才能進步，這是輔相爲用的東西，因此推進大眾語運動和世界語運動，同是我們中國知識分子大家的責任。

在語言的民主的道路上，還非常的遙長。然而我們世界語的理想決不像別人所說的那樣是烏托邦，而世界語也決不只是一部份世界語者的語言，它將在語言的民主條件下去戰勝侵略性的語言，建立人類共同的國際語言，使我們一天一天的走近真正天下一家的道路。

讓我們拉起手來創造

◇L. Zamenhof [illegible]週年紀念而作◇

「希望」的語言，光輝燦爛地照耀着人類歷史的途程。中國的世界語和新文字同志們，讓我們努力攜手前進。

從一個大陸，跳到另一個大陸，從這個民族，走向另一個民族，它無處不受歡迎，並且它用共同的語言，團結起全世界受難的人們。在這次反法西斯戰鬥中，它傳達各民族自求解放的經驗，互相交換鬥爭的情報。

它不斷的發展，用各民族語豐富了它的血肉，同時也在爭自由，爭民主的解放鬥爭中，堅定了它的骨骼。

柴門霍夫於一八五九年（十二月十五日）生於東歐資本主義上升勢力，和沒落的趨勢交錯着的波蘭Bialystok城。在他的童年，民族間的矛盾，民主主義革命的思想，正在蒸蒸日上。當一八八七年他發表世界語的方案時，這種思想，已經瀰漫全歐。柴門霍夫，生在這樣一個環境裏，負起了這個民主主義的使命，他所發明的文字就表現了他的理想。

我們知道，「當人類還過着種族生活的時候，人類的語言只停止在方言的時代，直到各民族形式資本主義開始發展，民族語便開始形成；到了帝國主義的階段，資本主義經濟已建立了它國際的聯系和世界的統一，世界無產階級已經開始準備無產階級的革命，國際輔助語的需要也就產生了，世界語就是這時代的產兒。」

「世界語跟民族語的並存，對於民族語來說，它是中立的，其任務是國際的輔助語」（柴門霍夫）它們並沒有衝突，而是矛盾的統一，民族語的發展由新語豐富了國際語的內容。所以世界語不但不妨害民族語發展，而且有助於民族語進一步的發展。而世界語本身是民族語發展的更高階段。所以「世界語並只是民族語達到人類共通語的一道橋樑。」等到人類使用那單一的語言的時候，地球上已是無階級的社會了。伊里奇說過：「……它將不是俄語不是法語，而是另外一種。」蘇聯語言科學家推論這一句話說：「另外的一種語言，就是吸收了各民族語的精華，在世界語的核心中生長起來的東西。」

從這些看來我們知道世界語發生的背景，它本身是很合歷史的要求，它也正隨着大眾革命運動的成長而成長，終至因此革命的世界語者爲了國際的團結和互助而運用世界語，「同時也應當爲了新的語言形式的創造而加強研究世界語，在革命中不斷豐富世界語，加強技術實踐的訓練，向世界共同語的方向推進。」

中國世界語者與全世界被壓迫者，一道一樣的在反法西斯戰着，在進行熱情的宣傳。

世界語的語彙東方語的較少，[illegible]我們中國幾千年來的文字（漢字）與大眾[illegible]，[illegible]新文字來[illegible]，使中國文字開始拉丁化、大眾化，才把中國語言優秀成份提供給世界語的可能。中國大眾[illegible]在一齊生活，但幾乎不能[illegible]世界語，[illegible]。世界語可以一方面幫助新文字吸收中國語言的優秀成份，豐富自己，另一方面以本身的優點可以幫助新文字更[illegible]化、科學化，提高中國大眾的語言水平。世界語運動是[illegible]語言大眾化運動，已經[illegible]的農民也可以學會了。可是對於中國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文盲大眾，是已有一個距離，只有新文字運動（國內語文的大眾化運動）可以縮短這個距離，所以中國大眾學習世界語，必先走上新文字這條階梯。中國世界語者一般結合中國新文字運動的戰線，因爲，爲了新文字運動努力也正是爲了世界語運動的努力。

無論我們只要與人民站在一邊，就能夠得到勝利，這是大家都知道的，同時也不曉得勝利不會從空掉下來的，是需要付出最艱苦的努力。中國的世界語者要勇敢地負起這二重任務，在和民族解放民主革命的戰鬥的密切結合中推進語文改造的工作。『新的世界由我們創造，新的語言也要由我們創造！』

憶先父柴門霍夫

A.Z.作　莘萱譯

本文係柴門霍夫博士（Dro. L. L. Zamenhof）之子Adam Zamenhof，爲世界語五十週年紀念而作，原登英國倫敦出版的英國世界語學會機關誌"The British Esperantist"之"Ora Numero"上。

我幾乎是和世界語同時的誕生。我最早的一個時期，[illegible]母親就拿一句[illegible]叮嚀了，[illegible]，「你們要[illegible]」[illegible]的時候[illegible]。「晚安」（"Bonan nokton"）[illegible]。因此[illegible]，在我的記憶裏，父親[illegible]。只有當吃午飯和晚飯的時候，我們才有機會同他談談。他[illegible]的，但卻也很[illegible]，如果我們[illegible]，那對[illegible]。

背母親教我的事（對於父親）[illegible]，那末，更大的懲罰——也就是在屋角角落站——[illegible]之而來了。我[illegible]一直到准許離開那個[illegible]的地方爲止。那時，我[illegible]求饒恕，答應以後再也不有這背的事情了。此時，跟着來的是接吻，而過失也就算被饒恕了。有一次，[illegible]站在屋角裏了，但是父親忘記了那回事，沒有把我從屋角裏放出，他就到外面去了。我明白，那只不過是一個莫須有的寃枉，因此，我便離開了屋角，同我的[illegible]去了。但是當我聽見父親回家來了時，我便立刻回到那個懲罰的地方去，彷彿我在那兒站立[illegible]。

父親一生中[illegible]，[illegible]工作中幫助了他，[illegible]許他和常有的那些[illegible]的批評[illegible]。[illegible]「一付[illegible]」是[illegible]自己的正[illegible]，當我有一次[illegible]自覺[illegible]，[illegible]一雙[illegible]眼，因爲我眼睛有點失常[illegible]，而[illegible]小孩子[illegible]的時候，他[illegible]，那時我是一個九歲的孩子了。也許我還不懂得：世界語就像[illegible]的時代[illegible]，了[illegible]，但[illegible]是有用的人[illegible]，[illegible]能使我們[illegible]。

△編者的話▽

昨天（十二月十五日）是世界語創始人柴門霍夫的誕辰，集各地世界語者紀念稿，因爲昨天來不[illegible]作品三頁，所以只好移到今天刊。

……談起了寬恕大度的，但是他在我們的教育中[illegible]一點[illegible]。他把[illegible]成爲[illegible]行爲，而從不把[illegible]報復[illegible]，他[illegible]時時刻刻都想到[illegible]惡的，對於[illegible]已是足夠的懲罰了，我們的[illegible]，也[illegible]。

[illegible]：「你有[illegible]，[illegible]你[illegible]，因此我就原諒你吧。[illegible]人與人間[illegible]，[illegible]存在。」[illegible]，我[illegible]。

△代郵▽

以下各稿均未採用，請投稿諸君注意：[illegible]